



麻雀樹

鍾怡雯 / 著



麻雀樹

鍾怡雯 / 著

鍾怡雯作品集06

麻雀樹

作者 鍾怡雯
責任編輯 蔡佩錦
創辦人 蔡文甫
發行人 蔡澤玉
出版發行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臺北市105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電話／02-25776564・傳真／02-25789205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九歌文學網 www.chiuko.com.tw
印刷 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 龍躍天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初版 2014（民國103）年9月
定價 280元

書號 0110506
ISBN 978-957-444-955-2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目次



白手起家（自序） 7

133	當秋光 越過邊境	115	昨夜你 進入我的 夢境	101	我要為 你歌唱	93	近黃昏	79	時光的 縫隙	69	從榴槤 到臭豆	55	夏的序 幕	45	晚安， 我的家	31	麻雀樹， 與夢	15	看樹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	----	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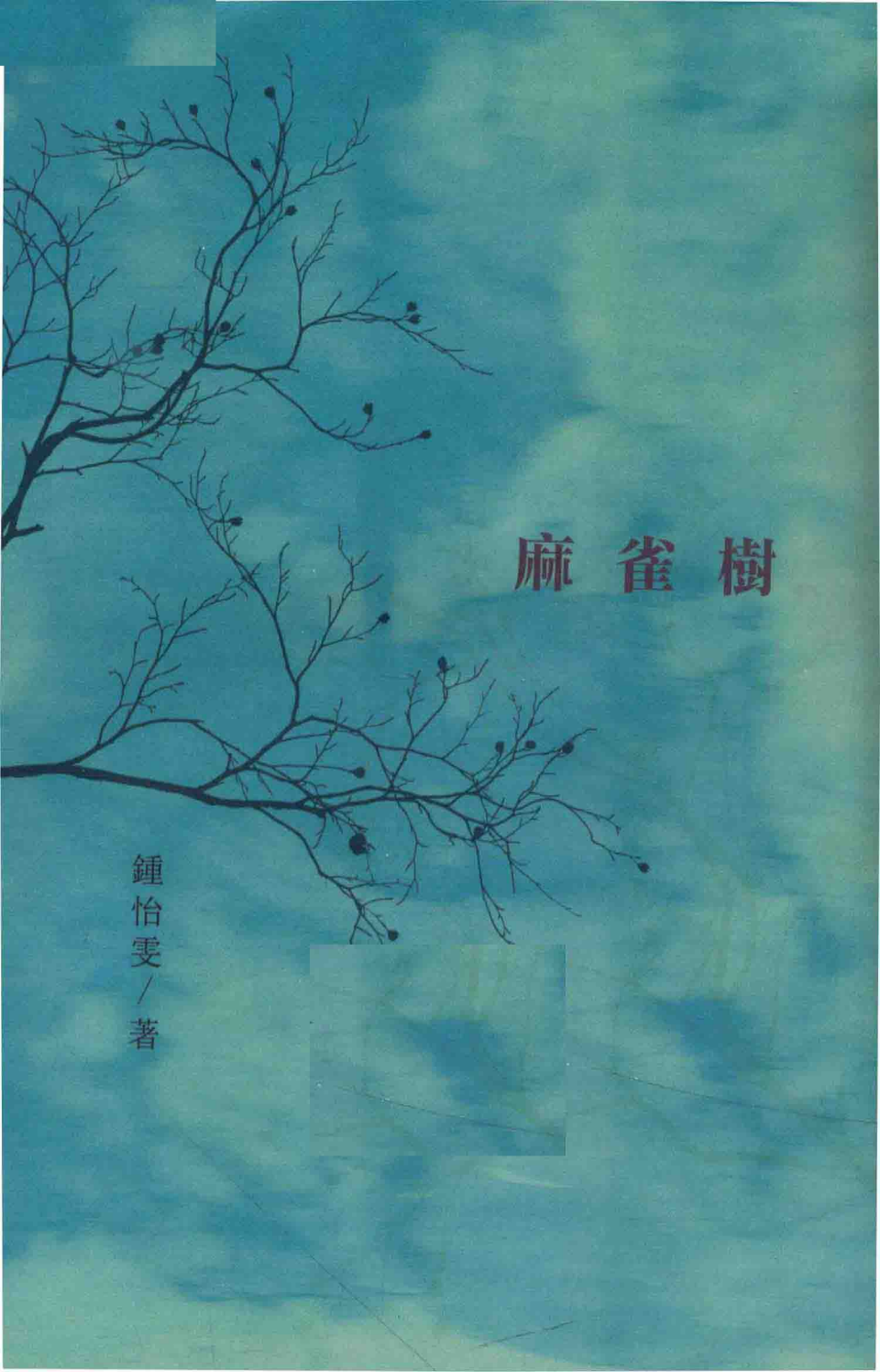


輯一：
看樹

輯二：
塵埃



單純記事	229	紗麗上的塵埃	207	伊斯坦堡的呼愁	197	地鐵與黑麵包	185	跟過敏一樣麻煩	169	夜色漸涼	153	破夢而入	143
------	-----	--------	-----	---------	-----	--------	-----	---------	-----	------	-----	------	-----



麻雀樹

鍾怡雯 / 著

目次



白手起家（自序）
7

133	當秋光 越過邊境	115	昨夜你 進入我的 夢境	101	我要為 你歌唱	93	近黃昏	79	時光的 縫隙	69	從榴槤 到臭豆	55	夏的序 幕	45	晚安， 我的家	31	麻雀樹， 與夢	15	看樹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	----	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



輯一：
看樹

輯二：
塵埃



單 純 記 事	229	紗 麗 上 的 塵 埃	207	伊 斯 坦 堡 的 呼 愁	197	地 鐵 與 黑 麵 包	185	跟 過 敏 一 樣 麻 煩	169	夜 色 漸 涼	153	破 夢 而 入	143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白手起家（自序）

灰雲在天的盡頭堆疊，竹林和樹狂擺，蟬噤聲。颱風要來了。

在窗邊看雲。雲連滾帶跑。只有颱風天，才看得到雲的速度和變化。平時看來溫吞的雲，奔跑起來可是病貓變猛虎。如果從飛機看出去，雲團就像柔軟蓬鬆的床。用了多年的床單也是鼠灰色，灰雲讓我想到床。

我愛看雲。颱風前的火燒雲可媲美赤道瑰麗的晚霞，然而晚霞迎來的是每一個尋常夜晚，火燒雲帶來的卻是精神上的大刺激。聽到颱風要登陸，免不了精神緊張。住新店時，斜坡滾下石頭，把樓上鄰居的車子砸凹一個大窟窿。車子當然是報廢了。十多年過去，至今記得那位倒楣鄰居的名字，以及紅車頂著石頭的受災場景。

盛夏搬進社區，第一個登陸的颱風讓地下停車場淹水，幸好車子移得快，遂對

颱風更提防。夏天，多麼熟悉的熱。曾經陌生，現在亦已漸漸熟悉的颱風，防颱措施也應對如流。清除陽臺的落葉枯枝，移動大大小小盆栽，魚缸放水。

有一次強颱來襲，出水孔被幾片腐葉堵住，只差一時不到，水就要灌進家門。即使出水孔清過，也得隨時留意新打下的葉子，冒雨清落葉是常有的事。盆栽若不集中一處，強風狂掃起來總有幾盆要滿地打滾，一夜不得安寧。花和樹經風雨一番摧殘，折枝損葉，颱風走後又是大勞作。魚缸水位一定得先降，跟水壩洩洪一樣。否則一覺醒來，恐怕要滿地找鯉魚。在自家陽臺摸魚沒什麼好玩的，又不能吃。五隻鯉魚養了多年，都頗有份量，一隻足夠煮一鍋酸辣魚。牠們吃東西時可以任我摸頭。滑溜溜的魚頭，毛絨絨的貓頭，魚養久了跟貓一樣，我很確定牠們認得人，煮魚純屬異想。想到魚被摸頭的表情，怎麼下得了手？

如果沒有家，就不會生出這些那些的擔憂和牽掛，颱風來不來，雨下不下，那是氣象局的事，犯不著憂心，買個一日糧家裡蹲就成了。不買也行，只要肯出門，餓不著的。不只一次，來拜訪的朋友讚美房子打理得真好，然後問，你家有請傭人吧？有啊，我指著自己，馬傭。

唉，為什麼把家弄得那麼大規模？

翻出舊照片，從前院子和陽臺空曠得簡直荒涼。荒涼是學生說的。他們吵著要來新家玩，上了四樓，脫口而出，這裡很荒涼啊。當時新種的吉野櫻纖細瘦小，完全沒辦法想像它會長成三層樓高，擋住半邊牆的大樹。還有數不清的果樹花草長得出奇茂盛，我的鄰居說，你應該換間有大院子的房子。說的是。跟剛搬來相比，現在的規模可以稱得上「白手起家」。

房子沒有很大，也不豪華，絕對沾不到豪宅的邊，「密度」倒是很大。要顧的動植物很多，瑣碎家事永遠忙不完。耗神費時不說，出個遠門，得請人來餵貓餵麻雀餵四缸魚，來幫大小植物灑水。出門沒幾天就開始惦記，小傢伙不知道怎麼了？麻雀肯定瘦了些吧？糧食夠嗎？魚好不好？如果春天出遠門，還得叮囑櫻花，千萬別早開。整年下來不就期待一次花開滿樹？可別等我回來繁花開過，或者花兒都謝了。

如此這般放心不下，就別老是往外跑，何況還有一個被臺灣米馴化的胃。餐餐麵包或麵食沒幾天，我的胃就開始想念米飯。多麼渴望熱騰騰的飯啊。返馬時，我喜歡各式各樣的粿條麵食，要不就是「加料」過的椰漿飯，黃薑飯，或者雞油飯。白飯不好吃。彈性不夠，不香，無關煮法，而是本質問題。曾經帶著臺灣米返馬。

家人說好吃，妹妹還讓我大老遠給她寄。臺灣米真是黏人。難怪出門超過十天便想回家，回家吃的第一頓飯覺得最幸福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出遠門回來，一進入中壢市區，就覺得熟悉，再雜亂的街景也覺得親切。後來，連從外縣市回來也這樣。尤其是開車前往陌生的所在，去程迷路繞路，回程百轉千折，歷經到不了目的地也回不了家的煎熬，精神一路緊繃，待熟悉的街景一出現，立刻肩頸放鬆。哎，回家的感覺實在太好了。天底下，再沒有比家裡窩更舒服自在的了。

原來，家的感覺是這樣。在臺灣住了二十六年，慢慢有生根的感覺，可能看樹看久，跟樹看齊了。

困頓低潮的日子裡，樹撫慰人心的力量，讓我覺得不可思議。不論櫻花、野桑椹、構樹，不論白天或夜晚，只要窗邊站一會兒，看一看樹，就看出了自在和平靜，不自覺微笑起來。那是神祕的呼應，生命的連結。沒有言語，它直指人心。也許是從小跟樹相看兩不厭，對我而言，樹安心止痛的作用簡直神奇，樹跟麻雀同樣讓人心生喜悅。夏日傍晚，吉野櫻的樹葉隨風翻飛，樹枝搖曳，麻雀擇枝而棲，寧靜的夜的前奏。

居家的日子多麼平靜美好。我應該戀家黏家才對，卻仍然要離開。

固定的，經常性的離開。最高紀錄半年內出入境五次。接下來，足足有九個月，對離家這事徹底厭倦，希望腳底生根，當一棵樹。不行，我沒辦法像落地生根那樣，落地便長根。家裡待九個月之後，我又開始經常性的出去再回來，讚美樹喜歡麻雀覺得在家真好，然後離開。像輪迴，來來去去。

離家才能思考家的意義，這些年來，我在行旅中慢慢確認，也願意承認，自己的家在一個島上，而不是半島。想回去的地方是中壢，不是馬來西亞。這裡才是白手起的家。

半島已經是前世了。

輪迴是因為帶著前世記憶。我所能解釋的前世，大概是十九歲的離家。離開半島才知道自由的意義，當然，也為自由付出代價。毫不眷戀的離開了油棕園，沒想到再也回不去。母親兩年前離世，父親另有家庭，弟妹有他們自己的家，馬來西亞已經斷成前半輩子的記憶，成了我的生命底色。我仍然帶著赤道之眼走天涯。

如今離家的意義比較接近遠行。姿態溫和多了，遠行之後總會很想回家。費心經營打理的家，也是我想掙脫的網綁。不斷離開又回來，證明家的力量其實巨大無